南北史合注

南北史合注卷九十五

明 李清 撰

北史九

周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氏諱泰字黑獺代郡武川人其先出自炎帝神農氏為黃帝所滅子孫遁居朔野後有葛烏兒者雄武多筭略鮮卑奉以為主遂總十二部落世為大人裔孫曰普回因狩得玉璽三紐文曰皇帝璽普

回以為天授獨異之其俗謂天子曰宇文故國號宇文
并以為氏普回子莫那自陰山南徙始居遼西是曰獻
侯為魏舅甥之國自莫那九世至歸豆為慕容晃所滅
其子陵仕燕拜駙馬都尉封玄菟公及慕容寶敗歸魏
拜都牧主賜爵安定侯天興初魏遷豪傑於代都陵隨
例徙居武川即為其郡縣人陵生系系生韜生韜生皇
考肱並以武畧稱肱任俠有氣幹正光末沃野鎮人破
六韓拔陵作亂其僞署王衛可壞最盛肱糺合鄉里斬

壞衆乃散後陷鮮于脩禮脩禮令肱還統其部衆爲定州軍所破戰没於陣武成初追謚德皇帝太祖其少子也母王氏初孕五月夜夢抱子升天纔不至而止寤以告皇考皇考喜曰雖不至天貴亦極矣太祖生而有黑氣如蓋下覆其身及長身長八尺方顙廣額美鬚髯髮長委地垂手過膝背有黑子宛轉若龍盤之形面有紫光人望而敬畏之少有大度不事家人生業輕財好施以交結賢士大夫爲務隨皇考在鮮于脩禮軍及葛榮

殺脩禮太祖時年十八榮任以將帥察其無成謀與諸兄去之計未行會榮滅因隨爾朱榮還晉陽榮忌太祖兄弟雄傑託以他罪殺太祖第三兄洛生太祖以家寃自理辭旨慷慨榮感而免之益加敬待始命統軍從巳征討後以別將從賀拔岳討北海王顥於洛陽孝莊反正以功封寧都子後從岳入關平万俟醜奴行原州事時關隴寇亂太祖撫以恩信百姓皆喜曰早遇宇文使君吾等豈從逆亂太祖嘗從數騎於野忽聞簫鼓音問

從者皆莫聞意獨異之普泰二年爾朱天光東拒渤海王高歡留弟顯壽鎮長安召秦州刺史侯莫陳悅東下岳知天光必敗欲留悅共圖顯壽而計無所出太祖謂岳曰今天光尚近悅未必貳心若以此事告恐其驚懼然悅雖為主將不能制物若先說其衆必人有留心進失爾朱之期退恐人情變動若乘此說悅事無不遂岳大喜即令太祖入悅軍說之悅遂與岳襲長安太祖輕騎為前鋒追至華陰禽顯壽及岳為關西大行臺以太

祖為左丞領岳府司馬事無巨細皆委決焉歡既除爾
朱氏遂專朝政太祖請往觀之至并州

冊府元龜曰歡問岳軍事太祖占對雄辯

歡以太祖非常人曰此小兒眼目異常將留之太祖詭
陳忠欵具託左右苦求復命倍道而行行一日而歡乃
悔發上驛千里追太祖至關不及而反太祖還謂岳曰
高歡豈人臣耶逆謀未發者憚公兄弟耳侯莫陳悅庸
材亦不為歡忌但為之備圖之不難今費也頭控弦之

騎不下一萬夏州刺史解拔彌俄突勝兵三千餘人及靈州刺史曹泥並恃僻遠常懷異望河西流人紇豆陵伊利等戸口富實未奉朝風今若移軍近隴扼其要害示之以威懷之以德即可收其士馬以資吾軍西輯氐羌北撫沙塞還軍長安匡輔魏室此桓文之舉也岳大悅復遣太祖詣闕請事密陳其狀魏孝武帝納之加太祖武衛將軍還令報岳岳引軍西次平凉岳以夏州隣接寇賊欲以良刺史鎮之衆皆舉太祖岳曰宇文左丞

吾左右手何可廢也況吟累曰乃從衆議表為夏州刺史太祖至州伊利望風款附而曹泥猶通使於歡魏永熙三年正月賀拔岳欲討曹泥太祖曰曹泥孤城阻遠未足為憂侯莫陳悅貪而無信是宜先圖岳不聽遂與悅俱討泥二月至河曲果為悅所害衆散還平凉唯大都督趙貴率部曲收岳尸還營三軍未知所屬諸將以都督寇洛年最長推總兵事洛素無雄畧威令不行乃請遜位於是趙貴言於衆稱太祖英資雄畧若吿

喪必來赴難因而奉之大事濟矣諸將皆稱善乃令赫連達馳至夏州告太祖士吏咸泣請留以觀其變太祖曰

周書載太祖言曰悅害元帥應乘勢直據平涼而反趦趄屯兵永洛吾知其無能為也

難得易失者時也不俟終日者機也今不早赴恐衆心自離都督彌姐元進規應悅密圖太祖事發斬之乃率帳下輕騎馳赴平涼時㪚遣長史侯景招引岳衆太祖

至安定遇於傳舍吐哺上馬謂曰賀拔公雖死宇文泰尚存卿何為也景失色曰我猶箭耳隨人所射乃還太祖至平涼哭岳甚慟將士悲且喜曰宇文公至吾無憂矣歡又使景與常侍張華原義寧太守王基勞太祖太祖不受命與基有舊將留之并欲留景並不屈乃遣之時斛斯椿在太祖所曰景人傑也何故放之太祖亦悔驛追不及基亦逃歸言太祖雄傑請及其未定滅之歡曰卿不見賀拔侯莫陳乎吾當以計拱手取之及沙苑

之敗歡始追悔時天子將圖神武聞岳被害遣武衛將軍元毗宣旨勞岳軍追還洛陽毗到平凉會諸將已推太祖侯莫陳悅亦被敕追還悅既附歡不肯應召太祖曰悅枉害忠良不復應詔此國大賊令諸軍戒嚴將討悅及毗還太祖表於天子辭以高歡至河東

冊府元龜又載表曰在此軍士多是關西人皆戀鄉邑不願東下今迫以上命悉令赴闕悅躡其後歡邀其前

首尾受敵乞少停緩太祖志在討悅而未測朝旨且衆未集假為此辭因與元毗及諸將刑牲盟誓同奬王室初賀拔岳營河曲軍吏獨行忽見一翁謂曰賀拔雖擁此衆終無所成當有一宇文家從東北來後必大盛言訖不見至是方驗天子因詔太祖為大都督即統賀拔岳軍太祖家表岳逆狀復與悅書責以殺賀拔岳罪又喻令歸朝

周書載書曰頃正光之末天下沸騰故將軍賀拔公

攘袂勃起志寧寓縣西顧無憂緊公是賴勲茂賞隆
遂征關右君名微行薄故將軍降還高之志薦君為
隴右行臺朝議以君功名闕然未之許也頻煩請謁
至於再三天子難違上將方相聽許高氏專權主上
虛心寄隆晉鄭君復與故將軍同受密旨結盟並力
共匡時難口血未乾匕首已發協黨國賊共危本朝
孤恩負誓有靦面目吾以弱才猥當藩牧蒙天子拔
擢之恩荷故將軍國士之遇聞問之日魂魄驚馳便

陳啓天朝暫來奔赴衆情所推遂當戎重比有敕旨召吾還闕亦有别詔令君入朝君若督率所部自隴東邁吾亦總勒師徒北道還闕如首鼠兩端不時奉詔專戮違旨國有常刑枕戈生甲指日相見幸圖利害無貽噬臍

悦乃詐為詔書與秦州刺史万俟普撥令為已援普撥疑之封呈太祖太祖表奏之天子因問安秦隴計太祖請召悦授以内官及處以瓜涼一藩不然則終致猜虞

三月太祖進軍至原州衆軍悉集諭以討悅意士卒莫不懷憤遂表於天子陳討悅狀

冊府元龜載表曰自大都督臣岳没後臣頻奉詔還闕直以督將已下咸稱賀拔公視我如子今仇恥未報何顔處世若得一雪寃酷萬死無恨且悅外附強臣内違朝旨臣今上思逐惡之志下遂節士之心冀仗天威爲國除害小違大順實在茲辰克定之後伏代斧鉞

四月引兵上隴留兄子遵為都督鎮原州太祖軍令嚴肅秋毫無犯百姓大悅軍出木狹關大雪平地二尺太祖知悅怯而多猜乃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悅果疑左右有異志左右不自安衆遂離貳聞大軍且至退保畧陽留一萬餘人據守永洛太祖至圍之城降太祖即率輕騎數百趣畧陽以臨悅軍其部將皆勸悅退保上邽時南秦州刺史李弼亦在悅軍密遣使請為内應其夜悅出軍軍自驚潰將卒或來降太祖縱兵奮擊大破之悅

與其子弟及麾下數十騎遁走

周書載太祖曰悅本與曹泥應接不過走向靈州耳

帝乃命原州都督導等追悅至牽屯山斬之傳首洛陽

太祖至上邽悅府庫財物山積皆以賞士卒毫釐無所

取左右竊以一銀甕歸太祖知而罪之即剖賜將士衆

大悅歡聞隴右捷遣使使於太祖深相倚結太祖拒

不納封其書以聞時歡已有異志故天子深仗太祖令

引軍稍東乃命大都督梁禦率步騎五千將鎮河渭合

口為圖河東計魏帝進太祖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關西大都督畧陽縣公承制封拜使持節如故時天子方圖歡又遣徵兵公令前秦州刺史駱超為大都督率輕騎一千赴洛乃進授公兼尚書左僕射關西大行臺餘官如故公乃傳檄方鎮曰皇家創歷保安四海運距孝昌屯沴屢起乘釁之徒因兾生羽賊臣高歡一介鷹犬効力戎行醜冒恩私遂階榮寵不能竭誠盡節專挾奸回乃勸爾朱榮行簒及榮以專政伏誅世隆

以凶黨外叛歡苦相敦勉令取京師又勸吐万兒復為
弑虐暫奉建明以令天下假推普泰欲竊威權並歸廢
斥俱見酷害於是稱兵河北假討爾朱榮通表奏云取
讒賊既行廢黜遂將篡弑以人望未改恐鼎鑊交及乃
求宗室權允人心天方與魏必將有主翊戴聖明誠非
歡力而阻兵安忍自以為功廣布腹心跨州連郡端揆
禁闈莫非親黨皆行貪虐窫窳生靈而舊將名臣正人
直士橫生瘡痏動挂網羅故武衛將軍伊琳清貞剛毅

禁旅攸屬直閤將軍鮮于康仁忠亮驍傑爪牙斯在歡
狀而戮之曾聞奏司空高乾是其黨與每相影響謀危
社稷恐先泄漏乃啓白朝廷使殺高乾方哭對其弟稱
天子橫戮孫騰任祥歡之心膂並使入居樞近伺國間
隙知歡逆謀將發相繼歸逃歡益加撫待亦無陳白故
關西大都督清水公賀拔岳勲德隆重與亡攸寄歡好
亂樂禍深相忌毒乃與侯莫陳悅陰圖陷害幕府以受
律專征便即討戮歡知逆狀已露稍懷旅拒遂遣蔡儁

拒代令竇泰佐之又遣侯景等云向白馬輔世珍等徑
趨石濟高隆之及婁昭等屯據壺關韓軌之徒擁衆蒲
坂於是上書天子數論得失訾毀乘輿威侮朝廷藉此
微庸冀之大寶或言徑赴荊楚開疆於外或言分詣伊
洛取彼讒人或言欲來入關與幕府決戰今聖明御運
人盡忠良誰為傾側而歡威福自己生是亂階緝構南
箕指鹿為馬包藏凶逆伺我神器是而可忍孰不可容
幕府親當受脤惟敵是俟頻有詔書班告天下稱歡逆

亂徵兵致伐今便分命將帥應機進討或趣其要害或
襲其窟穴若稍逼宮廟則分命諸將直取并州幕府躬
自東轅電赴伊洛若固其巢穴未敢發動亦命羣帥百
道俱前輾裂賊臣以謝天下其州鎮郡縣率土黎民或
州鄉冠冕或勲庸濟世並宜捨逆歸順立効軍門封賞
之科已有別格凡百君子可不勉哉公謂諸軍曰高歡
雖智不足而詐有餘今聲言欲西意在入洛吾欲令寇
洛率馬步萬餘自涇州東引王羆率甲士一萬先據華

州歡若西來羆足抗拒如其入洛洛即襲汾晉吾便速
駕直赴京邑使其進有內顧之憂退有被躡之勢一舉
而定此為上策衆咸稱善七月公率衆發自高平前軍
至弘農而歡稍逼京師天子親總六軍屯河橋令左衛
元斌之領軍斛斯椿鎮虎牢公謂左右曰高歡一日行
八九百里曉兵者所忌正須乘便擊之而主上以萬乘
之重不能渡河決戰方緣津據守且長河萬里捍禦為
難一處得渡大事去矣即以大都督趙貴為別道行臺

自蒲坂濟趣并州遣大都督李賢將精騎二千赴洛陽
會斌之與斛斯椿爭權鎮防不守天子遂輕騎入關公
備儀衛奉迎謁見東陽驛免冠流涕謝罪
周書載公言曰臣不能式遏寇虐使乘輿遷幸請拘
司敗帝曰公之忠節暴於朝野朕以不得負乘致寇
今日相見深用厚顏何勞謝也　資治通鑑又曰朕
方以社稷委公公其勉之
乃奉天子都長安披草萊立朝廷軍國之政咸取決於

帝仍加授大將軍雍州刺史兼尚書令進封略陽郡公別置二尚書隨機處分解尚書僕射餘如故初天子在洛陽許以馮翊長公主配公未及結納而天子西遷至是詔公尚之拜駙馬都尉八月歡襲陷潼關侵華陰公率諸軍屯霸上待之歡留其將薛瑾守關而退乃進軍斬瑾虜其卒七千還長安進位丞相冬十月高歡立清河王亶子善見為帝遷於鄴是為東魏十一月遣儀同李虎與李弼趙貴等討曹泥於靈州虎引河灌之明年

泥降遷其豪帥於咸陽十二月魏孝武帝復與公隙遇酖崩公與羣公定冊尊立魏南陽王寶炬為嗣是為文帝

大統元年正月己酉天子進公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大行臺改封安定郡王公固讓王及録尚書許之乃改封安定郡公東魏將司馬子如寇潼關公軍灞上子如乃回軍自蒲津寇華州刺史王羆擊走之三月公命有司為二十四條新制

周書曰命所司斟酌今古參考變通可以益國利民
便時適治者為二十四條新制
奏行之
二年五月秦州刺史建忠王万俟普撥率所部入東魏
公輕騎追之至河北千餘里不及而還
三年正月東魏丞相高歡寇龍門屯軍蒲坂造三道浮
橋度河又遣其將竇泰趣潼關高昂圍洛州公出軍廣
陽召諸將謂曰高歡掎吾三面又造橋示欲必度是欲

綴吾軍使竇泰得西入耳且歡起兵以來泰每先驅下多銳卒屢勝而驕今出其不意襲之必剋剋泰則歡不戰而走矣諸將咸曰賊在近捨而襲遠若有蹉跌悔何及也公曰歡前再襲潼關吾軍不過灞上今者大來謂吾但自守耳又狃於得志有輕我心乘此擊之何往不剋歡雖造橋未能徑渡比五日中吾取泰必矣庚戌公還長安聲言欲向隴右辛亥謁天子而潜軍至小關竇泰卒聞軍至陳未成公襲之盡俘其衆斬泰傳首長安

高昂聞之焚輜重走歡亦撤橋退公乃還長安六月公請罷行臺天子復申前命授公録尚書事固讓乃止八月丁丑公率李弼獨孤信梁禦趙貴于謹若于惠怡峯劉亮王德侯莫陳崇李遠達奚武十二將東伐至潼關誓於師曰與爾有衆奉天威誅暴亂惟爾衆士整爾甲兵戒爾戎事無貪財以輕敵無暴民以作威用命有賞不用命有戮爾衆士其勉之乃遣于謹先狥地至盤豆拔之獲東魏將高叔禮送於長安戊子至弘農攻之

冊府元龜曰時運日雨乃率諸將冒雨攻之
城潰擒東魏陝州刺史李徽伯擄其戰士八千守將高
干走渡河命賀拔勝追擒之並送長安於是宜陽等郡
皆歸附先是南豪傑應東魏者皆降高歡懼率衆下蒲
坂將自后土濟遣其將高昂以三萬人出河南是歲關
中飢公館穀弘農五十餘日時軍士不滿萬人聞歡將
渡乃引兵入關歡遂渡河逼華州刺史王羆嚴守乃涉
洛軍於許原西公至渭南徵諸州兵未會將擊之

周書載公言曰高歡越山渡河遠來至此天亡之時也

諸將以衆寡不敵請待歡更西觀之公曰歡若至咸陽人情轉騷動今及其新至可擊之即造浮橋於渭令軍士齎三日糧輕騎度渭輜重自渭南夾渭而西十月壬辰至沙苑距東魏軍六十餘里歡引軍來會癸巳候騎告東魏軍至公召諸將謀李弼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陣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遂進至渭背水

東西為陣李弼為右拒趙貴為左拒將士皆偃戈葭蘆中聞皷聲而起日晡東魏師至望見軍少競萃於左軍亂不成列兵將交公鳴皷士皆奮起于謹等六軍與之合戰李弼等率鐵騎橫擊之絕其軍為二遂大破之斬六千餘級臨陣降者二萬餘人歡夜遁追至河上復大剋前後擄其卒七萬留其甲兵二萬餘悉縱歸收其輜重兵甲獻俘長安李穆言高歡膽破逐之可獲公不聽還軍渭南時所徵諸州兵始至乃於戰所準當時兵人

種樹一株栽柳七千根以旌武功天子進公柱國大將軍增邑以左僕射馮翊王元海為行臺與開府獨孤信帥步騎二萬向洛陽賀拔勝李弼度河圍蒲坂蒲坂鎮將高子信開門納勝軍東魏將薛崇禮棄城走勝等追獲之公進軍蒲坂畧定汾絳初公自弘農入關後東魏將高昂圍弘農聞㪅軍敗退守洛陽獨孤信至新安昂復走度河遂入洛陽自梁陳已西將吏降者相屬於是東魏將堯雄趙育是云寶出潁川欲復降地公遣儀同

宇文貴梁遷等逆擊大破之趙育來降東魏復遣任祥率河南兵與堯雄合儀同怡峯與貴遷等復擊破之又遣都督韋孝寬取豫州是云寶殺其東揚州刺史以州來降

四年三月公率諸將入朝禮畢還華州七月東魏將侯景等圍獨孤信於洛陽歡繼之公奉天子至穀城臨陣斬東魏將莫多婁代文悉函其衆送弘農進軍瀍東景等夜觧圍去及旦公率輕騎追至河上景等北據河橋

南屬邙山為陣與諸軍戰公馬中流矢驚逸軍中擾亂都督李穆下馬授公軍復振於是大捷斬其將高昻李猛宋顯等虜其甲士一萬五千人赴河死者萬數是日置陣既大首尾懸遠從旦至未戰數十合氣霧四塞莫能相知獨孤信李遠居右趙貴怡峯居左戰並不利又未知天子及公所在皆棄其卒先歸開府李虎念賢等為後軍遇信等退即與俱還由是班師洛陽亦失守大軍至弘農守將皆已棄城西走所虜降卒在弘農者相

與閉門拒守進攻拔之誅其魁首數百人大軍之東伐也關中所留兵少前後所函東魏士卒皆散在民間乃謀亂及虎等至長安計無所出乃與太尉王盟僕射周惠達輔魏太子出次渭北關中大震百姓相剽刼於是沙苑所俘軍人趙青雀雍州人于伏德等遂反青雀據長安子城伏德保咸陽與太守慕容思度各收降卒以拒還師長安民皆相率拒青雀每日接戰天子留閔鄉令公討之長安父老見公且悲且喜曰不意今日復得

見公士女咸相賀華州刺史宇文導襲咸陽斬思度禽伏德南度渭與公會攻破青雀太傅梁景叡以疾留長安與青雀通謀至是亦伏誅關中乃定天子還長安公復屯華州十二月是云寶襲洛陽東魏將王元軌棄城走都督趙剛襲廣州拔之自襄廣以西城鎮復西屬

五年冬公大閱於華陰

六年春東魏將侯景出三鵶將侵荊州公遣開府李弼獨孤信各率騎出武關景乃還夏柔然度河至夏州公

召諸軍屯沙苑備之
七年十一月公奏行十二條制恐百官不勉於職事又
下令申明之
八年夏四月公大會諸軍於馬牧十月東魏相高歡侵
汾絳圍玉壁公出軍蒲坂歡退度汾追之遂遁去
九年二月東魏北豫州刺史高慎舉州來附公率師迎
之三月東魏相高歡據邙山陣不進者數日公留輜重
於瀍曲軍士銜枚夜登邙山未明擊之歡單車為賀拔

勝所遜僅免公率右軍若干惠大破歡軍悉鹵其步卒趙貴等五將軍居右戰不利歡復合戰公又不利夜引還入關屯渭上歡進至陝開府達奚武等禦之乃退公以功山諸將失律上表自貶天子不許

周書載魏帝報曰公仗鉞專征舉無遺筭朕垂拱九載實資元輔之力今大寇未殄以諸將失律便欲自貶宜抑此謙光恤予一人

於是廣募關隴豪右以增軍旅十月公大閱於櫟陽還

屯華州

十年五月公朝於京師七月天子以公前後所上二十四條及十二條新制定為中興永式命尚書蘇綽更損益之總為五卷班於天下於是搜簡賢才為牧守令習新制而遣焉數年間百姓便之十月公大閲於白水

周書載春三月令曰古帝王内立百官非欲富貴其身益以天下非一人能治是故博訪賢才以禮命之其人聞命則惕然曰凡受人之事任人之勞何捨己

從人又自勉曰天生儁士所以利時彼人主欲與我為治安可苟辭於是降心受命及其居官也晝不甘食夜不甘寢思所以匡主安民不遑恤家故妻子不免飢寒於是人主賜以俸禄尊以軒冕不以為惠賢臣受之亦不以為德位不虛加禄不妄賜則天下可不言而治矣後世衰微此道遂廢乃以官職為私恩爵禄為榮惠人君命官親則授之愛則任之人臣受位可以尊身而潤屋則迺道求之損身而利物則巧

言辭之於是公道没奸詐生天下由此不治矣諸在
朝之士當念職事艱難夙夜兢兢才堪則審已而當
之不堪則收短而避之使天官不妄加王爵不虚受
則淳素之風庶幾可反

十一年三月公大閲於白水遂西狩岐陽

十二年春凉州刺史宇文仲和據州反瓜州人張保害
刺史盛慶以應之公遣開府獨孤信討之東魏將侯景
侵襄州公遣開府若干惠禦之至穰景遁去五月獨孤

信平涼州禽仲和遷其百姓六千餘家於長安瓜州都督令狐延起義誅張保瓜州平七月公大會諸軍於咸陽

十三年正月東魏丞相高歡薨子澄嗣事河南大行臺侯景與澄有隙舉河南六州來附被圍於潁川六月公遣開府李弼援之東魏將韓軌遁去景遂徙鎮豫州於是遣開府王思政據潁川弼引軍還七月侯景密圖附梁公知其謀即追還前後所配景將士景懼遂叛

十四年春天子詔封公長子覺為寧都郡公初公以平元顥納孝莊帝功封寧都縣子至是改為郡封覺用彰勤王之始也五月天子進公位太師公奉魏太子巡撫西境登隴刻石紀事遂至原州歴北長城大狩東趣五原至蒲州聞天子不豫而還及至疾已愈乃還華州是歲東魏將高岳圍王思政於潁川

十五年春公遣大將軍趙貴率師援王思政高岳堰洧水灌城潁川以北皆為陂澤救兵不得至六月潁川陷

初侯景圍建業梁司州刺史柳仲禮赴臺城梁竟陵郡守孫暠以郡内附公使大都督符貴鎮之及建鄴陷仲禮還司州來寇暠以郡叛公大怒十一月遣開府楊忠攻勉隨州進圍仲禮長史馬岫於安陸是歲東魏大將軍高澄為蘭京所殺弟洋嗣事

十六年正月仲禮來援安陸楊忠逆擊於漴頭大破之擒仲禮馬岫以城降三月天子封第二子震為武邑公夏五月東魏丞相高洋篡位國號齊

周書曰齊文宣廢其主元善見而自立臣前君名顛
謬乃爾
七月公奉天子詔東討拜章武公導為大將軍總督留
守諸軍屯涇北鎮關中九月丁巳軍出長安連雨自秋
及冬諸軍馬驢多死遂於弘農北造橋濟河自蒲坂還
於是河南自洛陽河北自平陽以東遂入於齊
十七年三月魏文帝崩皇太子嗣位公以冢宰總百揆
十月遣大將軍王雄出子午伐上津魏興大將軍達奚

武出散關伐南鄭

廢帝元年春王雄平上津魏興以其地置東梁州四月達奚武圍南鄭月餘梁州刺史宜豐侯蕭循以州降武八月東梁州百姓圍州城公復遣王雄討之

二年正月天子詔公為左丞相大行臺都督中外諸軍事

周書云去丞相大行臺與此不同

二月東梁州平遷其豪帥於雍州三月公遣大將軍魏

安公尉遲迴伐梁武陵王蕭紀於蜀四月公勒銳騎三萬西踰隴度金城河至姑臧吐谷渾震懼遣使獻其方物七月公至自姑臧八月尉遲迴剋成都劍南平十一月尚書元烈謀害公公殺之

三年正月始作九命之典以叙內外官爵以第一品為九命第九品為一命改流外品為九秩亦以九為上又改置州郡縣凡改州四十六置州一改郡一百六改縣三百三十天子以元烈死有怨言密謀圖公事泄公與

公卿議廢帝立齊王廓是為恭帝

恭帝元年四月乙亥天子詔封公子邕為輔城公憲為安城公七月公西狩至原州梁孝元帝遣使請據舊圖以定疆界又結連於齊言辭悖慢公曰古人有言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其蕭繹之謂乎十月壬戌遣柱國于謹中山公護與大將軍楊忠率銳騎先屯江陵城下丙申于謹至江陵列營圍守辛亥尅其城戕梁孝元帝鹵百官士庶以歸没為奴婢者十餘萬免者二百餘家遂立

蕭詧為梁主居江陵為魏附庸是為梁宣帝魏氏之初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後多絶滅

愚按魏氏西遷後多留東魏不得言絶滅

至是以諸將功高者為三十六國後次者為九十九姓後所統軍人亦改從其姓

二年梁廣州刺史王琳冦邊十月公遣大將軍豆盧寧帥師討之

三月正月丁丑初行周禮建六官天子進公位太師大

冡宰公以漢魏官繁思革前獘大統中令蘇綽盧辯依
周制改創其事尋亦置六卿官然因劏次未成衆務猶
歸臺閣至是始畢乃命行之四月公北廵七月渡北河
天子封公子直為秦郡公招為正平公九月公不豫還
至雲陽命中山公護受遺輔嗣子十月乙亥公殂於雲
陽宮還長安發喪時年五十十二月甲申葬成陵
宋揮麈録曰太祖乾德四年詔置三户歲一饗以太
牢然不及武帝何也

謚文公及孝閔受禪追尊為文王廟曰太祖武成元年

追尊為文皇帝文帝知人善任使從諫如順流崇尚儒

術明達政事恩信被物能駕馭英豪一見之者咸思用

命沙苑所獲囚俘釋而用之及河橋之役以充戰士皆

得其死力諸將出征授以方畧無不制勝性好朴素不

尚虛飾恒以反風俗復古始為心云

孝閔皇帝諱覺字陁羅尼文帝第三子母元皇后大統

八年生於同州七歲封畧陽郡公時善相者史元華見

公退謂所親曰此公子有至貴相但恨不壽耳魏恭帝三年三月命為安定公世子四月拜大將軍十月乙亥文帝殂丙子世子嗣位為太師大冢宰十二月丁亥天子詔以岐陽地封為周公庚子詔禪位於公

愚按周氏受禪獨無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及加九錫諸惡套猶存朴耶抑史官失記耶

曰予聞皇天之命不于常惟歸於德故堯授舜舜授禹時宜也天厭我魏邦垂變以告惟爾罔弗知予雖不明

敢弗龔天命格有德哉今踵唐虞舊典禪位於周庸布
告遐邇焉使大宗伯趙貴持節奉冊書曰咨爾周公帝
王之德弗常有德者受命時乃天道予式時庸荒求於
唐虞之彜踵曰我魏德之終舊矣我邦大小罔弗知今
其可久怫於天道而不歸有德歟時用詢謀僉曰公昭
考文公格勲德於天地丕濟黙黎暨公又躬宣重光故
玄象徵見於上謳訟奔走於下天之歷數用實在焉予
安敢弗若是以欽祗聖典遜位於公公其享兹天命保

有萬國可不慎歟天子臨朝遣户部中大夫濟北公元
廸致皇帝璽紱公固辭公卿百辟勸進太史陳祥瑞乃
從之
元年春正月天王即位柴燎告天朝百官于路門追尊
皇考文公為文王皇妣為文后大赦封魏帝為宋公是
日槐里獻赤雀百官奏議曰帝王之興罔弗更正朔明
受之于天革民視聽也逮于尼父稽諸陰陽云行夏之
時後王所不易今魏歷告終周室受命以木承水實當

行錄正用夏時式遵聖道惟文王誕玄氣之祥有黑水之讖服色宜尚馬制曰可以大司徒趙郡王李弼為太師以大宗伯南陽王趙貴為太傅大冢宰以大司馬河内公獨孤信為太保以大宗伯中山公護為大司馬以大將軍寧都公毓高陽公達奚武武陽公豆盧寧小司冠陽平公李遠小司馬博陵公賀蘭祥小宗伯魏安公尉遲迥等並為柱國壬寅祀圜丘詔曰予本自神農其于二丘宜作厥主始祖獻侯啟土遼海配南北郊文考

德符五運受天明命祖于明堂以配上帝癸卯祀方丘甲辰遂祭太社初除市門稅乙巳享太廟丁未會于乾安殿班賞各有差戊申詔有司分命使者巡察風俗求民得失禮餼高年恤于鰥寡辛亥祀南郊壬子立王后元氏辛酉享太廟癸亥親耕籍田二月癸酉朔朝日於東郊戊寅祭太社丁亥大司馬護矯詔害柱國楚國公趙貴太保獨孤信坐免甲午以大司空梁國公侯莫陳崇為太保大司馬晉國公護為大冢宰柱國博陵公賀

蘭祥為大司馬高陽公達奚武為大司冦大將軍化政公宇文貴為柱國是月冢宰護弑宋公三月己酉護矯詔害衛國公獨孤信壬子詔以浙州飢免其租輸癸亥省六府士員三分之一夏四月壬申降死罪以下囚壬午謁成陵丁亥享太廟五月己酉王將觀漁於昆明池博士姜須諫乃止秋七月壬寅王聽訟于右寢多所哀宥辛亥享太廟八月戊辰祭太社辛未降死罪已下囚甲午詔二十四軍舉賢良九月庚申改太守為郡守王

性剛果忌晉公護之專司會李植軍司馬孫恒以先朝佐命入侍左右亦疾護權重乃與宮伯乙鳳賀拔提等潛請王誅護王許之又引宮伯張先洛先洛以白護護乃出植為梁州刺史恒為潼州刺史鳳等更奏王將召羣臣入因此誅護先洛又白之時小司馬尉遲綱仍總統宿衛兵護乃召綱入殿中詐呼鳳等論事以次執送護第並誅之綱仍罷禁兵王無左右獨在內殿以宮人執兵自守護遣大司馬賀蘭祥逼王遜位貶為畧陽公

幽於舊邸月餘日護弑帝崩時年十六

冊府元龜曰在位二百七十日

植恒等亦遇害及武帝誅護乃詔曰故畧陽公至德純粹天姿秀傑屬魏祚告終寶命將改謳歌允集歷數攸歸上協蒼靈之慶下昭后祇之錫而禍生肘腋釁起蕭墻白虎噬騶蒼鷹集殿幽辱神器弑酷乘輿冤結生靈毒流寓縣今河海澄清氛沴消蕩追尊之禮宜崇徽號遣太師蜀國公迥於南郊上謚曰孝閔皇帝陵曰靜陵

世宗明皇帝諱毓小名統萬突文帝長子母姚夫人永熙三年文帝臨夏州生於統萬城因名焉大統十四年封寧都郡公魏恭帝三年累遷大將軍鎮隴右孝閔踐阼進位柱國轉岐州刺史有美政

嘉運燕話曰帝刺史岐州時堂上時有圓雲若蓋五色相間經時滅韋敬遠曰此天子氣也及帝立知敬遠非常人側席禮聘卒不肯出

及孝閔廢晉公護遣迎公於岐州九月癸亥至京師止

舊卿羣臣上表勸進備法駕奉迎公固讓羣臣固請乃許之元年秋九月天王即位大赦乙丑朝羣臣於延壽殿冬十月癸酉太師趙國公李弼卒已卯以大將軍昌平公尉綱為柱國乙酉祀圜丘丙戌祀方丘甲午祭太社冢宰護矯詔害陽平公李遠辛未梁敬帝遜位於陳是月冢宰護弒畧陽公十一月庚子享太廟祀元丘十二月庚午謁成陵庚辰以大將軍輔城公邕為柱國戊子赦長安見囚甲午詔元氏子女坐趙貴等事以來有

没為官口者悉免之

周書載詔曰善人之後猶屢世獲宥矧魏氏以禮讓代終豈容不加隱䘏　是歲陳武帝永定元年

二年春正月乙未以大冢宰晉公護為太師辛亥親耕籍田癸丑立王后獨孤氏丁巳於雍州置十二郡

册府元龜載二月詔曰王者宰世一物失所若納於隍偽齊境土本同大化徃因時難致阻東西遂使疆埸交相抄掠恙可哀傷自元年以來有被掠者皆可

放免

三月甲午北豫州刺史司馬消難舉州來附改雍州刺史為牧京兆郡守為尹庚申詔三十六國九十九姓自魏南徙皆稱河南人今周室既都關中宜改稱京兆人夏四月己巳以太師晉公護為雍州牧辛未降死罪囚一等五歲刑已下皆原之甲戌天王后獨孤氏崩甲申葬敬后五月乙未以大司空梁國公侯莫陳崇為大宗伯六月己巳板授高年刺史守令恤鰥寡孤獨各有差

分長安為萬年縣並居京城辛未幸昆明池壬申遣使分行州郡理囚徒察風俗掩骸埋胔秋七月順陽獻三足烏八月甲子羣臣上表稱慶於是大赦文武普進二級

周書載詔曰天不愛寶地稱表瑞莫不威鳳巢閣圖龍躍沼豈直日月珠連風雨玉燭是以鈞命決曰王者至孝則出元命苞曰人君至治所有虞舜烝烝來茲異趾周文翼翼翔此靈禽文考至德下覃遺仁爰

被遠符千載降茲三足將使三方歸本九州翕定惟
此大體景福在民予安敢讓宗廟之善弗宣大惠可
大赦天下文武官普進二級
九月辛卯以大將軍楊忠王雄並為柱國甲辰封少師
元羅為韓國公以紹魏後
愚按羅乃道武後見列傳
丁未行幸同州故宅賦詩
周書載詩曰玉燭調秋氣金輿歷舊宮還如過白水

更似入新豐霜潭浸晚菊寒井落踈桐舉杯延故老
令聞歌下風
冬十月癸亥太廟成乙亥以功臣賀拔勝等十三人配
享文帝廟庭壬午大赦是歲𠻳噠突厥遣使朝貢
武成元年春正月乙酉太師晉公護上表歸政天王始
親萬幾軍旅猶總於護初改都督諸州軍事為總管三
月癸巳陳六軍天王親擐甲冑迎太白於東方吐谷渾
冦邊庚戌遣大司馬賀蘭祥率衆討之夏五月戊子詔

有司造周歷

周書載詔曰皇王之迹異因革道殊莫不播八政成物兆三元為紀是以容成創定於軒轅羲和欽命於唐世鴻範九疇大弘五法易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故歷之為義大矣但忽微成象象極則差分積命時時積則舛閏閏至于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晷度推移餘分盈縮南正無聞疇人靡記暑往寒來理乖攸序敬授民時何其積謬昔漢世三郡洛下

閟善治歷云後八百歲當有聖人定之自火行至今木德應其運矣朕何讓焉可命有司傍稽六律仰觀七曜博推古今造我周歷量定以聞

已亥聽訟於正武殿辛亥以大宗伯梁國公侯莫陳崇為大司徒大司寇高陽公達奚武為大宗伯武陽公豆盧寧為大司寇柱國輔城公邕為大司空乙卯詔曰比屢有糺發官司赦前事者有司自今勿推究惟庫廐倉廩與海內所共漢帝有云朕為天下守財耳若有侵盜

公家財畜錢粟者魏朝之事年月既遠一不須問自周
有天下以來雖經赦宥事迹可知者有司宜即推窮得
實之日免其罪徵備如法賀蘭祥攻拔洮陽洪和二城
吐谷渾遁走閏月高昌遣使朝貢六月戊子大雨霖
册府元龜載詔曰朕拱運膺圖罔敢怠荒而霖雨作
沴害麥傷苗隤屋湮垣洎于昬墊諒朕不德蒼生何
咎
詔公卿大夫士爰及牧守黎庶等令各上封事讜言極

諫無所所諱其遭水者有司可時巡檢條列以聞庚子
詔曰頴川從我是曰元勲無忘父城實起王業文考屬
天地草昧造化權輿拯彼流亡匡兹頽運頼英賢盡力
文武用心翼賛大功克隆帝業而被堅執鋭櫛風沐雨
永言疇昔良用憮然若功成名遂建國割符子唯休也
其有致死王事妻子無歸者朕甚傷之凡從先王向夏
州發夏州從來見在及薨亡者並量賜錢帛稱朕意焉
是月陳武帝殂秋八月己亥改天王稱皇帝追尊文王

為文皇帝大赦改元癸丑增御正四人位上大夫
周書載辛未進封輔城公邕為魯國公安成公憲為
齊國公秦郡公直為衛國公正平公招為趙國公封
皇弟儉為譙國公純為陳國公盛為越國公達為代
國公通為冀國公逌為滕國公進封天水公廣為蔡
國公高陽公達奚武為鄭國公武陽公豆盧寧為楚
國公博陵公賀蘭祥為涼國公寧蜀公尉遲迥為蜀
國公化政公宇文貴為許國公陳留公楊忠為隋國

公昌平公尉遲綱為吳國公武威公王雄為曹國公
邑各萬户
冬十月齊文宣帝殂
二年春正月癸丑朔大會羣臣於紫極殿始用百戲三
月辛酉重陽閣成會羣臣公侯列將卿大夫及突厥使
於芳林園賜錢帛各有差夏四月冢宰護置毒于糖䭔
帝食之庚子大漸詔曰有生有死者物理必然朕雖不
德性好典墳披覽聖賢餘論未嘗不以此自曉今乃命

也將啓手啓足從先帝於地下實無恨於心矣所可恨者朕享大位四年不能使政化脩理黎庶豐足九州未一二方猶梗顧抱此恨目用不瞑惟冀仁兄冡宰洎朕先正先父公卿大臣等勿忘太祖遺志提絜後人朕雖没九泉形骸不朽今大位虛曠社稷無主朕兒幼少未堪當國魯國公邕朕之介弟寛仁大度海内共聞能弘我周家必此子也夫人貴有始終公等事太祖輔朕躬可謂有始矣若顧其艱難輔邕王天下可謂有終矣哀

死事生人臣大節公等可思念此言令萬代稱歎朕稟生儉素每寢大布之被服大帛之衣凡是器用皆無彫刻身終之日豈容違棄此好喪事所須務從儉約斂以時服勿使有金玉之飾若以禮不可闕皆令用瓦小斂訖七日哭文武百官各權辟麻苴以素服從事葬日選擇不毛之地因勢為墳勿封勿樹且厚葬傷生聖人所誡既服膺聖教安敢違之凡百官司勿異朕意四方州鎮使到各令三日哭哭訖權辟凶服以素服從事待大

例除非有呼召各按部自守不得輒奔赴闕庭禮有通
塞隨時之義葬訖内外悉除服從吉三年内勿禁婚娶
一如平常事有不盡準此為斷死而可忍古人有之朕
今忍死盡此懷抱其詔即帝口授也辛丑帝崩於延壽
殿時年二十七謚曰明皇帝廟號世宗五月辛未葬昭
陵帝寬仁明厚敦睦九族有君人之量幼而好學博覽
羣書善屬文詞彩溫麗及即位集公卿已下有文學者
八十餘人於麟趾殿刋校經史又捃採衆書自羲農已

來訖於魏末敘為世譜凡百卷所著文章十卷

論曰昔者水運將終羣凶放命或權威震主或釁逆滔天咸謂大寶可以力致神器可以求得而卒誅夷繼及亡不旋踵是知天命有底庸可恃乎周文爰自潛躍衆無一旅驅馳戎馬之際躡足行伍之間時屬與能運膺起聖鳩集義勇糺合同盟一舉而殄仇讎再駕而匡王室内詢帷幄外仗材雄推至誠以待人弘大順以訓物高氏藉甲兵之衆恃戎馬之强屢入近畿志圖吞噬及

英謀電發神旆風馳弘農建城濮之勲沙苑有昆陽之捷取威定霸以弱為强紹元宗衰緒創隆周景命南清江漢西舉巴蜀北控沙漠東據伊瀍乃擯落魏晉憲章古昔脩六官廢典成一代鴻規德刑並用勲賢兼叙遠安邇悅俗阜人和功業若此人臣以終盛矣哉非求雄略冠時英姿不世天與神授緯武經文者孰能與於此乎昔漢獻蒙塵曹公成夾輔之業晉安播蕩宋公建匡合之勲校德論功綽有餘裕至於渚宮制勝闔城孥戮

柔然歸命盡種誅夸

太平廣記曰秦遣兵襲破荆州鹵繫朝士民庶百四十餘萬口殺梁孝元又為突厥所逼盡誅柔然來歸者五百餘人其主臨死仰天而嘆後病見孝元及柔然主為祟怒罵之

雖事出權道而用乖德教斯為過矣

愚按周文兩弑其君祚安得常乃舍其内而摘其外何也

孝閔承既安之業膺樂推之運明皇處代邸之尊纂太宗之緒始則權臣專命終乃政出私門俱懷芒刺之疑用致幽弑之禍惜哉

南北史合注卷九十五